

一切都始于一张新床

◆ (美国)迈克尔·T·史密斯
陈荣生 (编译)

我将车子开进我妈妈家的车道上，看到了我两岁大的女儿在窗口旁，满脸笑容地盯着我看。凡妮莎已经与她奶奶住了一个星期，她妈妈因第二次怀孕并发症住院了。凡妮莎很想念她自己的房间和那些玩具，焦急地等待着爸爸来接她，带她去看妈妈。然后，我们就回家，到时我要给她一个惊喜。

我牵着凡妮莎的手。她穿着风雪衣和棉鞋，摇摇摆摆地跟在我身边。这是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的 12 月，天很冷，所以我们都把自己的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。凡妮莎看到她妈妈穿着病服在大厅散步，就飞快地向她妈妈跑过去。一会儿，她就抱住了乔治娅的双腿。“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”

乔治娅弯下身子，抱住女儿。“很快的，凡妮莎，很快的。”

凡妮莎抬起头看着乔治娅。“我好想你，妈妈！”

“我也想你，凡妮莎。我很快就会回家了，还会给你带来一个新弟弟或者是新妹妹跟你玩。”

我和凡妮莎在医院呆了一个小时，然后就直接回家了。

我帮凡妮莎脱下风雪衣，把她放到沙发上，然后坐在她身边。“凡妮莎，你知道你很快就要有一个新弟弟或者新妹妹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爸爸。妈妈会带它回家。”

“是的。”我笑了。“嗯，宝贝，宝宝需要在婴儿床里睡觉。我把你的婴儿床安置到新宝宝的房间里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”

“那我睡哪呢，爸爸？”

“你跟我来。”我领着她沿着走廊走到她的房间。“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”

“是什么呢，爸爸？”

“你看你的房间。”

凡妮莎往房间里一看，开心得尖叫起来。“是一张床！”她跑过去，跳上她的第一张床。“是一张床，爸爸！是我自己的床！”她在床垫上蹦蹦跳跳，脸上挂满了开心的笑容。

时间一闪就是二十五年。我下班回到家里，站在门口迎接我的是我的孙女。“爷爷！爷爷！”她抓住我的手。“爷爷，跟我来。”她抓住我的手，拉我往前走。

“什么事呢，伊丽莎白？我刚下班回家啊。”

“你一定会看到一个惊喜。”

“一个惊喜？”

“是的！”她的脸开心得发光。

“什么事呢？”

“你就会知道的。”她又拉住我的手。“来吧，爷爷。我带你去看。”

她领着我，沿着走廊走到她与她弟弟一起住的那间房，然后停了下来。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我准备好了。”我低下头对着她笑。她的激动带有感染性。

她拉我进入房间，指着房间的右侧。“你看！”

“是一张床！你有一张床了！”伊丽莎白跑过去，一跃跳上她那张双层床的下铺，在毯子上翻滚。

“我的第一张床！”她咯咯地笑。

“我猜这说明你长大了。”

“我是长大了，爷爷。我差不多跟亨利一样高了。”她指的是跟她住一个房间的最小的弟弟。

第一张床是人生的第一个里程碑。因为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床下，而不需要等着其他人把我们从婴儿床上抱出来。我们的第一个责任是伴随它而来的。我们得到信任，可以自由地处理事物，并被期望能够遵循新的规则。

第一次上学、第一次恋爱、第一次工作、第一次有自己的房子以及第一次有孩子的日子，都是人生中的里程碑。它们每次的到来，都是伴随着喜悦和责任的，而所有的这一切全都始于第一张床。

(译自《回音壁》)



如此表率

◆ 承受 (编译)

俗话说，奇迹最多只能持续一个星期，这话一点不假，不信举个例子：开始我们每天晚上坐在新买的智能电视机前，一家三口看得不亦乐乎。其实我们买这台电视机的主要原因在于，我们家的房子位于一个孤零零的小丘上，我们可以最佳地接收四面八方的电视信号，从而最有效地发挥电视机的“智能”和“多功能”作用。可是我们很快发现，“充分享受技术进步”的做法害了我们的儿子埃米尔，他竟然会没日没夜地坐在电视机对面的沙发上，哪怕所有频道都显示“休息”了，他还在傻等。第二天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幼儿园，这让我们的心情很沉重。

“够了！”一天晚上他妈妈终于大声喊道，“跟我上床去！”“我不想睡觉！我要看电视，我要看电视嘛！”埃米尔也毫不示弱地喊道。

妈妈企图耐心劝说儿子，让他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了。“那么你呢？还有爸爸？你们不晚吗？”“我们是大人。”“大人怎么啦？如果你们去睡觉，那我也去睡。”“那好吧，”我说，“现在我们大家都去睡觉。”我关了电视机，和我妻子几乎同时做了一个打哈欠伸懒腰的动作。然后我们三个上了各自的床。

我和妻子当然没有忘记，晚上 8:15 要开播一部法国喜剧片，于是我和妻子用脚尖慢慢地走回

客厅，小心地重新打开电视机。几秒钟后，埃米尔的影子投在了电视机背后的墙上：“呸！”他愤怒地尖叫一声，“你们在撒谎！”

“我们没有撒谎，”他妈妈纠正他说，“我们只是想看一看，电视机是否真的关好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睡觉去。晚安！”

就这样，我们睡着了。

几分钟后，妻子把我推醒：“我想，我们又可以到客厅去了。”

“轻一点，”我说，“埃米尔来了。”

我半张着眼睛在黑暗中发现儿子的身影闪过我们的卧室，然后满意地回到自己的床上，学我打鼾的样子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又等了几分钟，这才再次蹑足朝电视机走去。

“把声音关掉，免得他听见。”妻子轻声说。这倒是个好主意，看电视主要是看，而不是听，不然干嘛叫“电视机”呢！不料图像突然抖动起来，妻子想调节一下，谁知按错了按钮，一下子冒出了声音——儿子跑了出来，和我们一起坐到播放结束。

第二天，儿子在幼儿园里上音乐课的时候睡着了，老师打电话让我们把儿子领回家去。

“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。”妻子在回家的路上说。“什么办法？”“把电视机卖掉。”“卖掉吧，卖掉吧！”埃米尔故意捣乱说。

我们当然没有卖掉电视机，我只是作出规定：每晚 8 点钟准

时关机，然后刷牙睡觉。不过我在枕头下放了一只调到 9:30 的闹钟。很成功，埃米尔两次来进行“检查性造访”时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。

当闹钟在 9:30 响起了经枕头消音的铃声时，我们便小心翼翼、轻手轻脚地走向客厅。突然，一个沉闷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，我妻子的头撞到了门上。我赶紧扶住她：“怎么回事？”“埃米尔把我们反锁在房间里了。”真是有个才的孩子，不得不承认啊。

新片子已经播放 5 分钟了，急中生智，我从窗口跳到花园里，像猫一样地爬到二楼的阳台上，把手伸进铁丝栅栏，将门打开，脚跟踮地跑下楼梯，将我妻子从卧室里解放出来。20 分钟后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看无声电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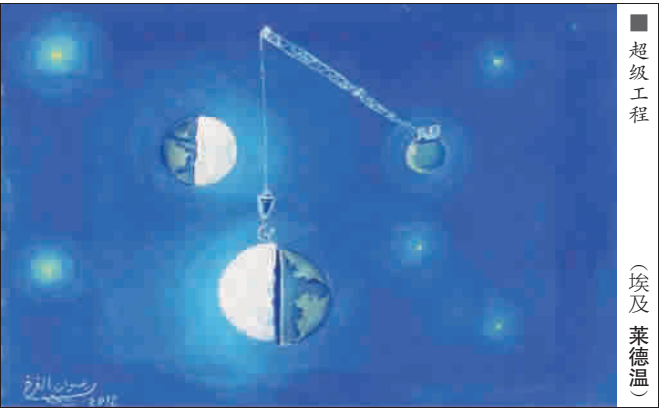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，我妻子跳了起来，关掉电视机，躲到一把圈椅后面。我就爬到桌子底下，从这儿可以看到埃米尔在过道里摸索着行走，在我们的卧室前停住了脚步，通过钥匙孔往里看。

“嗨！你们在里面吗？你们在睡觉吗？”发现没有答话声，于是朝客厅走去。

这下真的该结束了，我开亮了灯。“埃米尔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我问儿子。埃米尔十分恼怒地看看我，接着朝自己的卧室走去。不一会儿他抱着被子重返客厅，将被子铺在电视机前……

第二天，电视机终于被卖掉了。

(编译自犹太人讽刺小品)



■ 超级工程

(埃及 莱德温)



恐惧的化解

◆ 王文轩 (编译)

有人谈到他曾经旅居印度的修行经验。他说他决心去除自己内心的负面情绪。他努力地克制愤怒和色欲、他努力地防治懒惰与骄傲。不过他最想克服的却是恐惧。大师一直告诉他不要那么努力，他却以为大师又是在教他另一种克服心灵障碍的方法。

后来大师要他到山脚下的一间茅屋里打坐。他关上门，开始打坐。天黑以后，他点了三支蜡烛。到了半夜，他突然听见角落里有一些声音，黑暗中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一条很大的蛇在他前面摇摇晃晃。他觉得那是一条眼镜蛇。他很害怕，一直坐在那里盯着蛇，不敢动也不敢睡。这一整夜，茅屋里存在的只有他、蛇和恐惧。

天亮之前，最后的一支蜡烛也熄灭了，然后他哭了起来。他哭，不是因为绝望，而是因为内心

终于柔软了。

内心柔软了的心境很奇怪：他终于能体会世上所有人、畜的渴望；他领受了他们的疏离和挣扎；他发现只是一味地打坐是不会得到什么东西的，只会更加孤立，更加挣扎罢了。

于是他接受了——全心全意地接受——自己的愤怒、自己的嫉妒、自己的抗拒、自己的挣扎和自己的害怕。但是他也同时体认到自己的珍贵——体认自己既聪明又愚蠢，既富有又穷困，但是又深不可测。他满心的感激，于是就在黑暗中站起来向蛇走过去一鞠躬。

之后他就睡着了，而且睡得很熟。醒来以后，蛇不见了。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他自己的幻像，还是当时真的有这么一条蛇。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——因为恐惧在他的心境中化解了。

我早年从事过铺设铁路的工作，其间经历了一次从死神魔爪下奇迹般逃生的惊险之旅。那时，我住在一个小镇，距工地 20 公里，每天骑马回家。

一天，我的马病了，我就搭车回镇里。次日上午，抄山路步行返回工地。走山路比较近，但需要穿过一个鸵鸟园。当时正值鸵鸟繁殖季节，雄鸟凶猛异常，步行园中是十分危险的。好在我对它们比较熟悉，知道我的小狗会让任何企图攻击我的鸵鸟望而生畏。说来奇怪，即便是最大的鸵鸟，看见哪怕一只很小的狗崽，就像我上个月才抱养的这只，也会逃得比赛马还快。

钻过铁丝网，我进入了鸵鸟园。我保持着高度警惕，小心翼翼地穿行于灌木丛之间。不时会见

到远处大鸵鸟喂食幼鸟的情景。走了大概一公里，一只野兔受到惊扰从草丛里跳出来，我的小狗立刻追撵过去，我大声招唤它，却无济于事。

不知是因为狗吠声还是我的呼喊，反正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一大群鸵鸟受到惊吓，乱作一团，跑过来跑过去。这时，一只壮硕的雄性鸵鸟从几十米外的灌木丛中走出来，驻足观望了片刻，展开翅膀，竖立尾羽，朝我冲过来。

大敌当前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转身就往回跑。无奈双方速度相差悬殊，我一步不到一米，鸵鸟一步跨过五六米，若想逃命，唯一的希望只能是躲到灌木丛后面与

它周旋，待它疲倦了再脱身。

我跑到最近的灌木丛后边，气喘吁吁地等着我的追兵，眨眼之间，它就赶到了眼前。惊心动魄的遭遇战开始了。我左躲右闪，极力避开它致命的正面攻击。鸵鸟经常向前踢腿发动攻击，它脚爪有力，脚趾锋利，堪比凿子，倘被踢中，必致皮开肉绽。

眼前这堆灌木直径大约 4 米，高约 2 米。我绕着它无助地奔跑，一边胡乱地祈求上帝能给予帮助。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体力迅速衰退，我清楚自己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精疲力竭，放弃抵抗。鸵鸟仿佛也意识到了我的窘境，气急败坏的它突然一个转身，

径直冲向我，我绝望地垂死挣扎，奋力往旁边跑，惊慌失措间，我发现自己居然抱住了它的一只翅膀，紧紧贴着它的身体。

这下鸵鸟吓坏了，它忽而快速奔跑，忽而猛地转圈，它转得太快了，我的脚几乎都与地面平行了。与此同时鸵鸟不停地尖叫着。

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，我死死抱住大鸟的翅膀，它带着我陀螺似地快速旋转。在拉力的作用下，我的胳膊很快开始酸痛，人也被转得眩晕了。但我丝毫不敢松懈，否则，悲惨的命运立刻就会降临，我会当场被这凶狠的大鸟活活踩死。

鸵鸟带着我大圈地转着，好像

永远不会疲倦似的。突然，大鸟向相反方向转起来，这个动作让我猝不及防，松了手，仰面摔倒在一堆灌木丛下边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鸵鸟已经跑到跟前，我想这回完了，出于本能，我用手护住了脸。

可奇怪的是，那只大鸟并没有立即发动攻击。我把手从脸上拿开，看到它站在眼前，一只脚爪已经抬起，做好了攻击的准备。莫非它还打算学猫耍老鼠，以延长落难者的痛苦不成？

我正胡思乱想，却见鸵鸟后跳一步，转身仓皇逃跑了。很快，我明白发生了什么，我听见了小狗的吠叫声，紧接着，我的小狗出现在我身边，围着我又蹦又跳，舔我的脸舔我的手。我欣喜若狂，深情地拥抱了它。随后，在它的陪伴下，我快速通过了鸵鸟园。

逃命鸵鸟园

◆ (印度)拉斯金·邦德 翟振祥 (编译)